

圍剿

天邊映著橙紅，太陽沉沒在五點四十七。

「小唐，我回來了！」青年聲音帶笑，小院裡的月桂樹回應似地，枝葉隨風搖了搖，抖下了兩朵淺黃。

來人走近掛有救人濟世匾額的醫館，他一身墨綠軍裝，本該規矩扣住所有衣扣，此時卻解開了兩顆鈕子。搭上那爽朗的笑，幾乎感受不到軍官的威壓。

「余海，說過多少次，別再叫我小唐，我年齡可比你大。」唐川翻個白眼不住地吐槽，拍了拍長衫站起身來，將方才鎖上的門門打開。

雖說，即便鎖住了門，余海也有各種辦法能進屋，他翻窗的技術厲害的很。

「好嘛！川哥，你也才大我四歲，剛過而立之年就裝成熟，睡衣的圖案還是……垂耳兔與胡蘿蔔！」余海微眯起眼，戲謔地說。

在進門前，余海照舊先環顧四周，確認附近沒閒雜人等，才將門關合，落鎖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余海忽地轉過身來，一個箭步衝過去。他把人放倒壓在案頭，準備制住雙手；不過比這速度更快的，是唐川從書頁中摸出的一柄短匕，反手抵在余海脖頸前，再靠近就能貼到動脈的搏動。刀刃映射出白熾燈的光，亮得直晃眼。

金屬涼意與灼熱的呼吸交融，曖昧在兩人間的距離發酵。他只能退開，也必須退開。

「別鬧了，說正事。」假若忽略掉耳尖微紅，唐川此刻看來還算淡定。

余海短促地笑了一聲，將標示地點的圖紙遞給眼前人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查到了一個毒梟基地，位於蔗山下的碧石鎮廢址，他們窩藏的鴉片和武器庫也在那裡，估計是放在廢棄的製糖工廠。」

「這兩日多觀察一下，我會向林叔增調人員和槍械，三日後出發。」

「好的！川哥。」

轉眼間到了第三日。

在漆黑裡，五百餘位黑衣人潛藏進夜色深處。領頭者張嘴發出一段「嘶嘶嘶」——像蛇的聲音，各隊長們跟著傳遞，隊伍開始分頭行動。

凌晨三點的守夜人倦了、睏了。

匕首悄無聲息地劃過，人還未察覺就已斷送性命。

看著對方喉管噴湧出的腥血，唐川竟恍惚了一下。自己明明是個從醫者，什麼時候起，殺的人卻比救起的人要來的多？唐川搖搖頭不再多想，緩緩放下屍體，盡量不發出聲響。

此時還算是寂靜的夜，卻突兀地出現銅鑼敲擊的聲音。

唐川往聲源看，「是巡邏的哨兵。」

「嘖！」余海直接扛起中正式步槍，「砰」地一聲，將子彈餵進哨兵的額頭中心。

第一聲槍響是信號，吹起廝殺的號角。

士兵毫不畏懼，前線倒下，後排的人上前填補空缺。長刀短劍相擊，不時夾雜數道砰鳴在耳邊炸裂。熾熱鮮血淌一條歷史的長河，澆灌著腳下土地。

「砰轟——」

作戰差不多接近尾聲，廠房卻突然發生大規模的爆炸。就像骨牌效應一般，愈來愈多的牆體跟著崩垮。

「我賺不到錢，你們也別想好過！」光頭男人猖狂大笑，隨即消失在火舌中，影影綽綽。

「工廠撐不住了！快撤！」眾人忙大喊著、逃命。

此刻，唐川逆著人流，撞上好幾人的肩膀，跑向了烈火。

余海還在裡面，他想。

「余海。」

「余海！」

那一年，流浪的少年遇見了唐川。

少年在餓桶旁與黑貓搶食，既使手背上多了好幾道爪痕，也不在意。有食物才能活下去。

唐川向前走近。黑貓叫囂著，炸起毛，跑了。

從布包拿出稀釋過的酒精，唐川蹲下身為少年清洗傷口，邊問道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怎麼一個人在這？

少年垂下頭，過長的瀏海蓋住了眼睫，半響擠出聲音，余海，大海的海。我沒有家，爸爸吸毒，死了。

唐川回憶起自己曾經的家庭，眼眸暗了下來。

還疼嗎？唐川輕撫少年手臂的菸疤、看向破舊褲子蓋不住的痕。

疼。但是，他再也打不到我了。

唐川用手巾包扎好少年雙手。我叫唐川，山川的川。

他站起身，微笑。對著少年伸出了手。

小海，我們回家吧！回我們的家。

余海抬頭看向唐川眼底，握住了手。

「余海……」他終於在一道斷牆後面找到了余海。幸好傷勢不重。

唐川攙扶著余海離開。

「小唐……我們回家吧。」

「好，回我們的家。」

唐川好似答應了什麼，又好像沒有。

兩人相視一笑。

赤焰在背後渲染了半面天空。